

延寿宝卷

东海浪滔滔，王母把手招。
南极添阳寿，福高寿也高。
东海龙潭浪滔滔，王母空中把手招。
南极仙翁添阳寿，福也高来寿也高。
一座禅门八字开，诸佛菩萨降临来。
两班善人帮和佛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开经宝卷，开启一部《延寿宝卷》。宝卷听之者多，闻之者广，不知哪个皇皇登位？贤人出在哪州哪府？宝卷要有头有尾，有悲欢离合，有始有终，方可算作一部圣卷。宝卷掀将过来。

昔年仁宗皇皇登龙位，治理江山总太平。
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风调并雨顺，五谷贺丰登。
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不表皇皇多有道，贤人出在哪州城？

且说有一贤人出在西京河南府九里桥叙贤村。单表此人姓金名连，同缘赵氏。两班善人一听，不大相信，我们听到南京北京，不曾听到有东京西京。众位，当年秦始皇吆山塞海，改造乾坤。

西京改作河南府，东京改作汴梁城。
南京北京不曾改，至今京城在北京。

再说金连夫妇二人，家中十分豪富，金银满库，米麦成仓，安童成对，使女成双，驴骡成群，牛马成行。夫妻双双，说说讲讲，赛如佛国天堂。

水旱良田千万顷，草积堆到九霄云。
出入安童骑骡马，扫地丫环耳戴金。
东园十里荷花荡，西关十里水红菱。
夫妻同庚三十九，男花女花不曾生。

夫妇二人来家一想，我家满库金银有何用处？不如布施斋僧，做做好事，看到果能修到一子？这遭吩咐安童在门口挂起斋僧牌。

初一月半斋僧道，逢三遇七济贫人。
天阴布施钉鞋伞，黑夜布施点路灯。
路不平来挑土修，桥坏抽板换木头。
十七八岁小光棍，助他铜钱做营生。
鳏寡孤独无人养，接到家中过光阴。
大做好事三年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
值日功曹来奏本，奏与玉主得知闻。

值日功曹来到御宰台前奏上一本，凡间西京河南府九里桥叙贤村，有一富家，因为无子来家大做好事要想求其一子。

玉主一见笑言开，这等好事哪里来？

玉主忙差左右星君拿子孙簿子掇过来一看，他家原来做过恶事，命中只有一子欠三分。玉皇说，替他注销一笔吧！

前头作恶后头修，好比冰霜见日头。

久旱得到三分雨，庄稼还有八成收。

玉主忙差南斗星君下凡，到金家借母投胎出世，久后有延寿星君之职。

南斗星君下凡尘，先注死来后注生。

命中注定九岁死，阎王关煞注命根。

打弹张仙归下界，送生老母送子孙。

仙风一拂来得快，金家门到面前呈。

赵氏院君身有孕，六甲怀孕在起身。

十月怀胎方已满，生下一子小官人。

满月堂前取名字，金本中就是他格名。

要修来生福，须舍世间财。

为人不积德，子孙哪里来？

一周两岁娘怀抱，三周四岁离娘身。

五周六岁知分晓，七岁请师读书文。

本中长到七岁，员外思量到《朱子家训》上面说过“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，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，连忙吩咐安童到东门外面把庞居士老先生请家来教诲本中读书。

安童听见这一声，哪敢耽搁片时辰。

关书一帖随身带，东门去请老先生。

安童来到庞居士老先生府上，呈上关书。“老先生，我家金员外有请，烦碌你到我家去训海小员外读书。”

先生一见心欢喜，打发安童转家门。

正月十六去开馆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光阴似箭容易过，日月如梭晚夜行。

来到正月十六日，金家前来接先生。

素轿一顶先生坐，安童挑书后头跟。

在路行程来得快，员外门到面前呈。

金连员外见先生一到，连忙出来迎接。

二人行过客品礼，挽手相挽到高厅。

分宾施礼来坐下，用茶解渴用点心。

用过茶膳点心，金连陪先生来到东书厅上。院君叫丫环，替本中换过衣裳，也到东书厅上。

本中来到东书厅，文质彬彬读书人。

朝南拜拜孔夫子，回头又拜老先生。

先生见他名字好，还叫本中不改名。

本中原是天宫星，读起书来更聪明。

教到上句知下句，提到枝梢就知根。

一目能观十行字，反将冷字默先生。

不表本中将书读，再表他父母两个人。

再表员外夫妇二人，来家吃中饭，一面谈到本中读书。金连说：“夫人，我家本中，走路格行相，说话格模样，读书又聪明，久后可能有官做！”哪晓格赵氏院君，三把梳头，两节穿衣，说话不知高低，不懂世故上道理，说：“哎呀，员外，你不要拿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，要做官多哩，做纱筒管、织布芦管、灶上汤罐、锅洞里煨罐、手里个烟管。”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心中一气了不成。

不好了，

饭儿噎得喉咙口，二目呛得泪纷纷。

员外气成贪嗔病，发寒发热不分清。

再表院君朝也服侍，夜也服侍，不觉心火奔上，凉火奔下。

院君劳累得了病，面黄肌瘦不成人。

安童连忙来到书房，报与小员外得知；本中一听吓得魂不附体。

本中听见这一声，好像热身跳入冷水盆。

拜别先生朝前走，上房早到面前呈。

本中来到父母牙床面前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“父母亲在上，孩儿有礼！”金连说：“孩儿，

我今得了喘气病，发寒发热分不清。

你母又生波罗病，面黄肌瘦不成人。

我们得了这种病，九死一生命难存。

孩儿，

如果我们身丧命，你照管门户要当心。

两边邻舍来借兑，务必应求转家门。

没得应求回家转，恼人肚皮恶人心。

孩儿，

好茶好酒待远亲，急难之中望近邻。

不可欺穷来抱富，买卖务必要公平。

宁可等人来负我，自己决不负别人。

天地菩萨有眼睛，为人要做正经人。”

本中听见这一声，恨不得哭死又还魂。

这遭金本中带领安童，到东庙里求神，到西庙里许愿。

东庙求神神不应，西庙许愿佛不灵。

啼啼哭哭回家转，高厅早到面前呈。

本中来到高厅，仰之弥高抬头一望，看见高厅上挂个《二十四孝》绣图。

王祥卧冰来求鲤，孟宗哭竹救父亲。

丁兰刻木为娘叫，寿昌弃官寻母亲。

子骞单衣来顺母，周郯鹿乳奉双亲。

董永卖身来葬父，郭巨埋儿天赐金。

黄香为父扇凉席，杨香扼虎救父亲。

“苍天菩萨：

保佑我双亲病体好，照样古人一样行。”

金本中来高厅悲泪啼哭，怨气透到九霄。玉主端坐灵霄宝殿，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安，连

忙叫千里眼、顺风耳拨开云头望望看。

哪里干荒不下雨，哪里水灾少收成？

可是活佛要出世，可是草寇夺乾坤？

千里眼、顺风耳拨开云头一看，原来是南斗星君身落红尘，他父母身有重病，他情愿学廿四孝上格古人，搭救双亲。

玉主一听心欢喜，善人本来是善心。

太白金星归下界，救他父母两个人。

太白金星摇身一变，变作走方郎中模样，手拿串铃直摇，身背药包，“哎！有病看病，没病防病，医好疾病，免送性命。”“哎！有病要趁早，伤痨鼓隔医得好，如若医不好，铜钱不要半分毫。”“哎！看病呀！”安童一听，说：“小员外，外头到有个走方郎中，不如请他来替老员外诊疗脉，弄点药吃吃，说不定能治好！”本中说：“好格。”安童连忙来到门口，拿郎中请到高厅。

穿花椅子先生坐，香茶一盏面前呈。

本中拿郎中先生领到上房，替员外夫妇二人一诊脉说：“员外，你这个病是气上而生，名为贪嗔病，俗名叫嗝气。”回过来又替院君一看，“你这个病，是担了心，受了寒，心火奔上，凉火奔下，名叫波罗病。”

先生提起狼毫笔，字字行行写药方。

清热用川连，祛寒用良姜。

葱白能开窍，顺气广木香。

甘草治头疼，肚痛用砂仁。

紫苏能发汗，补药用人参。

方子一开，台上一摆。本中说：“先生，这上头怎没得药引格？”

妙药街坊有得买，惟独药引却难寻。

“先生，要底高龙肝凤心、虎皮豹骨？”“不是的。”“格除非是人心肉胆，格也不难。”“小员外，就是要人心。”“啊，我家安童使女多哩，杀他一个，不就有了？”“不，要亲生男女格心，才有用哩！”

本中听见这一声，魂灵冒到九霄云。

戥称银子二钱五，打发先生早动身。

先生踏步朝前走，银子不要半毫分。

且说本中来到东厨老母面前，焚香点烛，跪倒尘埃，说：“菩萨，

东厨司命灶王神，一家一主你为尊。

我有真心救双亲，保佑我不疼不痛赴幽冥。”

他走厨房拿把钢刀，对下一跪，钢刀对直心口“唏呼”一戳！罢了。

心肝拿在左手内，右手持刀血淋淋。

三魂飘飘归地府，七魄渺渺见阎君。

横一弯来竖一弯，前面来到鬼门关。

有钱就把钱来用，无钱拷打剥衣裳。

过了鬼门关一座，恶狗村到面前呈。

七个犬儿驴能大，个个抬头要吃人。

善人从此村中过，个个低头让他行。

恶人从此村中过，浑身咬得血淋淋。

过了恶狗村一座，孟婆庄到面前呈。

阴司有个孟婆庄，绝色女子卖茶汤。
来人吃了汤和水，三十五天不清爽。
过了孟婆庄一座，前面就到奈河桥。
阴司有座奈河桥，一尺三寸万丈高。
两间总是铜钉钉，当中一路滑油浇。
过了奈河桥一座，森罗宝殿面前呈。
阎君一见忙迎接，星君到此为何因？

阎罗大王说，“星君，你本配九岁阎王关到案，为何提前而来？”本中说：“阎罗天子在上，我只因父母身得重病，取心合药，搭救双亲，故而提前到案！”

阎君听见这一声，世上哪有这等人？
忙叫童子来领路，快送本中转还魂。

青衣童子带金本中，困过还魂枕、还魂床，喝过还魂汤，并带玲珑心一颗送他还阳。玲珑心对本中心中一囊，本中就清清爽爽。

苏苏醒醒还魂转，血迹没得半毫分。
本中将心拿到厨房煎汤和药，端到上房，把父母亲一吃。

早上将药吃下去，午后毛病总除根。
再表阎罗天子奏本，奏与玉主得知。

玉主一见笑颜开，这等善人哪里来？

玉主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钟鼓齐鸣，到延寿簿上添他阳寿十载。

九字头上添十字，一十九岁注命根。
天官神明来添寿，凡人不知半毫分。
斋主家讲部延寿卷，也添阳寿十载春。
两班善人帮和佛，各人名下注长生。

再表本中依然来到书房读书。

读了一载又一载，读了一春又一春。
本中读到十二岁，入得黉门秀才身。
本中读到十六岁，先生与他做媒人。

再表庞居士老先生，一日来到高厅，说：“员外，本中读书聪明伶俐，才智过人，本城刘员外家有位小姐，她与本中同年同月，就是不同时辰，我来替他作媒。”员外说：“先生，既然烦劳你，真是再好不过！”

先生一见心中喜，我在从中作媒人。
上路行程来得快，刘府门到面前呈。
刘员外见到庞居士老先生一到，连忙迎接到底水檐前。
二人行过客品礼，携手同行到高厅。
分宾施礼来坐下，用茶解渴说原因。

刘员外说：“庞老先生，贵人不踏贱地，凤凰不站无宝高山。今朝底高风吹到我格寒舍，莫非有何贵干？”“刘员外，到此非为别事，特来替你家小姐作媒格。”“把哪家？”“哦，就是我坐馆来他家格。金连员外，他家金本中，读书聪明，已是黉门秀才，他与你家小姐同年同月，你看如何？”刘员外一听，心中高兴，连忙拿张梅红纸，裁纸折迹磨墨掭笔，写个年庚草帖。

刘员外为他留酒饭，高厅上面饮杯巡。
先生吃得醉醺醺，金家门上去说亲。

庞老先生来到金府，“恭喜员外，贺喜院君。”帖子对灶头上香炉底下一压，一笔三天，

家中太平，碗盏不坏。金连叫安童请了个瞽目先生，算过命，合个婚。瞽目先生说：“夫妻四合，婆媳三合，好用格。命里不要动响器，动了响器，子孙不旺。”

数数铜钱五十文，打发瞽目早动身。

金连来到书房，说：“先生，瞽目说好用格。请你拨开通书，帮我望望几时日子好，好对节、过礼，择日完婚？”先生拨开通书一看，“哎呀，明朝到是周堂日子。”“他家可肯？”我去说说看！

先生一路来得快，刘府门到面前呈。

先生一进门，“恭喜员外，贺喜院君，你家小姐命好哩，瞽目先生一合婚，好配格。你家亲翁，叫我来同你们商议。叫一说就成，一成就过门；如果不过门，就怕中间有拆婚人！瞽目先生说命里不好动响，动了响器，就没得子孙，所以只好唧唧同同。”刘员外说：“该打，女儿养大，我嫁妆一概不曾办，怎对得起她？”“哎呀，他家底高没得？人家说：

好男不吃分家饭，好女不穿嫁来衣。

穷富发财靠天命，哪在乎娘家陪东西？

清静轿子叫一顶，唧唧同同娶过门。

刘小姐是个贤德之人，过门之后，一家和睦，孝敬公婆。

早起端水婆洗脸，夜上点灯送婆眠。

婆待媳妇当亲女，媳妇待婆当亲生。

夫妻二人如姊妹，争论没得半毫分。

金本中完婚之后，还到书房读书。

本中读到十九岁，阎王关煞到来临。

阴司阎君查文簿，要勾本中赴幽冥。

阎君出了勾魂牌票，差了天曹、地曹、水曹三位曹官，各骑善马一匹，到阳间勾取本中格真魂。

三位曹官朝前走，各骑善马就动身。

阴风惨惨来得快，槐荫树到面前呈。

金本中命配没得家乡份，他配跌死这槐荫树下。三位曹官拿马对荒郊一丢，三人就对树下一困，等候金本中。下文再表本中，那天清早起，觉得神思无力，来书房只是要打瞌睡。先生说：“本中，你怎不读书？”“先生呀！”

我头晕眼花不好过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”

先生说：“本中，你没力，到高厅禀告你父母得知。”

本中来到高厅上，拜见父母二双亲。

金连夫妇说：“本中，清早不到书房读书是何道理？”“父母双亲，孩儿觉得四肢无力，精神不振，先生叫我禀告二位大人得知。”“哦！孩儿，你不要朝也苦读，夜也苦读，读成书痨病。此刻正当三月光景，桃红柳绿，百花争艳，百鸟齐鸣，你不如出门去游看，看看春景，荡散闷心，再家来读书也不迟！”金连忙叫安童到后槽备起银鬃白马一匹，鞍体备备好，草料喂饱，对门口旗杆上一扣，本中下厨房用点心，下绣房换衣襟。

下厨房，用点心，海咸河淡，

开箱笼，来脱换，乃服衣裳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

腰里束根銮丝带，粉底乌靴簇簇新。

本中身骑银鬃马，两个安童紧随身。

行一里来过一村，槐荫树到面前呈。

本中骑在马上老远一看，“哎呀，安童，前面槐荫树下有三位客官，莫非远道而来，一路风尘辛苦，来堂安睡，我们不要惊醒他，拿马项中格响铃探下来，轻手轻脚走过去。”

一路行程不耽搁，南庄早到面前呈。

南庄上有个庄房，本中连忙下马离鞍，到庄房里歇脚。抬头一望，看见三匹马来田里吃麦。哎呀，安童，格哪家马来田里糟蹋人家格庄稼？一马五口，三五就是十五口。何谓一马五口？嘴里吃，还有四脚踩！安童说：“小员外，格马莫非是那三位客官格，来张寡妇田里吃麦。”本中说，“你格奴才，你就好叫她张寡妇格？我们看见她还叫她张大婶，我父亲还叫她张大嫂哩！”

下次你再叫张寡妇，三十皮鞭不容情。”

安童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。“小员外，奴才该死，下次我见她叫张奶奶、张太太，请恕我无罪！”本中说：“安童，拿三匹马吆到我家田里去吃，我家田场多，不在乎。”安童一头跑，嘴里叽三咕四说：“我家也该穷！过歇老员外叫我们出来放马，到别人家田头边一丢，到自己田头边一收，吃得人家籽粒无收，寒冬腊月不得过年，卖把他老头子并丘。现在倒过来，马来人家田里吃，还吆到自己田里来，岂不该穷！”安童吆好了马，来到庄房，本中吩咐备起羊羔美酒，叫安童到槐荫树下拿三位客官请来吃酒。

安童听见这一声，哪敢耽搁片时辰？

安童来到槐荫树下叫三位客官：“我家小员外有请，到南庄用过顺便酒饭！”三位客官一醒，听到本中有请，也不客气，跟了安童就行。

转弯抹角来得快，南庄早到面前呈。

本中连忙把三位客官接到高厅，先是香茶，后用酒饭。本中说：“三位客官，今到寒舍，不成酒菜，请用之一饱。”地曹说：“肚子吃饱了，好动手啦。”天曹说：“过到不丑哩，怕你们肚子不得饱来！吃得人家饭和酒，怎好意思就动手？”“我们回去稟告阎君得知。”再表本中叫安童到库内取了三百两银子，说：“三位客官，这里一点小意思送把你们，每人一百两，一路上买点茶果点心。”三位曹官说：“不必客气，我们总有盘费！”

三位客官甩上马，辞别本中就动身。

阴风惨惨来得快，森罗宝殿面前呈。

三位曹官奏与阎君得知，阎君又向玉主奏上一本。玉主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钟鼓齐鸣，到延寿簿上再添阳寿十载。

十字头上加两横，二十九岁注命根。

天宫神明来添寿，凡人不知半毫分。

斋主家讲部延寿卷，也添阳寿十载春。

两班善人帮和佛，各人名下注长生。

下文再表当今天子仁宗皇皇，大开南考，广取天下有才之人。

当今皇皇开大选，晓谕天下众书生。

今年不登龙虎榜，错过一时等三春。

一个雷阵天下响，个个总想跳龙门。

不表皇榜来张挂，再表本中姓金人。

本中同先生一商议，先生说：“本中，根据你才学完全可以前去赴考，但要稟告父母，征得他们同意，方可前去。因为你就弟兄一个，要是考中了，为官受禄，一时难以照顾双亲。”

自古尽忠难尽孝，怎能服侍二双亲？”

本中来到高厅，“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得知京都大开南选，欲要前去赴考，不知父母意

下如何？”金连说：“孩儿，这是荣宗耀祖之事，为父决不阻拦于你，只是你去，各处总要当心。孩儿：

未到将晚先投宿，日高三丈再动身。
多年饭店少要宿，多年古庙少安身。
多年饭店出贼子，多年古庙有妖精。
看见少者莫谈话，看见老者问路程。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孩儿，

你到京中去赴考，尊敬宗师老人。
题目一错要犯责，卷子一污坐牢门。
身边盘缠要带好，一路冷暖要当心。”

“父母双亲，这些我总晓得，往常先生讲过多遍，你们来家自己保重。”

本中辞别双父母，又别妻子刘氏身。
银子带了八百两，两个安童紧随身。
朝行夜宿几天整，皇城早到面前呈。

本中找到招商客店，歇宿下来，打发安童前去打听几时考期。

二月初九头场进，二月十三二场临。
二月十五三场毕，诸位才子跳龙门。

当今天子开考，前来赴考格人多端不过，有三千多人。

只听得乒乒乓三个狼烟炮，个个书生进场门。
头门上面守得紧，二门上面不放松。
考场规矩多厉害，恐有坏人混进宫。

三场已毕，卷子总交到宗师大人手里。宗师大人来三千篇文章中选三百，三百篇中间选三十，三十篇中间选三篇。这三篇文章难分高下，万岁焚起广南真香，点起通宵蜡烛，将三篇文章摆在六角金盘里，用御筷抄了三抄，拌了三拌。万岁对天祷告：“苍天菩萨，

寡人有福登天下，取出状元是忠臣。
寡人无福登天下，取出状元是奸臣。”

万岁用御筷一拈，头一个是状元，第二个是榜眼，第三个是探花。

榜眼出在河南府，探花出在汴梁城。
状元不是别一个，就是本中姓金人。

万岁一道圣旨把金本中召到金殿，朝皇见驾。

本中来到金銮殿，二十四拜见当今。
当今皇皇龙目看，御手相挽叫爱卿。
皇后提起三把领，三尺红纱披背心。
万岁赐他三杯酒，两朵金花插顶门。
尚方宝剑赐一把，游街三日看皇城。

白马紫金鞍，骑出万人观。
人问谁家子，读书中状元。

状元去游街，心中喜开怀。
家无读书子，状元哪里来？

状元看皇城，銮驾紧随身。

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

状元骑在马上看见一众考生未能考中，总来枉悲泪啼哭，说到罢了！

十年寒窗空吃苦，一场考举枉费心。

铜钱用了多多少，有何面目见双亲？

本中坐在马上，众位年兄年弟：

劝你们不必哭号啕，枉到京都走一遭。

回家再把诗书读，哪怕龙门万丈高。

本中游街三日，上殿交旨，廿四拜叩见当今天子。万岁说：“爱卿，你中了头名状元，理宜回家祭祖，寡人赐你半副銮驾随身。”本中说：“万岁，这就免了。”

兵马留在帝王城，保护万岁坐龙廷。

兴师动众也不必，单身一人转家门。”

万岁说：“金本中竟是忠臣。

今日回家去祭祖，有事召你入朝门。”

本中一路回家转，不分昼夜赶路程。

在路行程来得快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

一子为官亲享福，满家眷属受皇恩。

三牲祭礼来祭祖，又到书房谢先生。

再表金连员外说：“孩儿，你已得中头名状元，身有官职，我家家里还有多少陈纸约票不曾收到，这遭好叫安童出去催缴，还有哪个敢不把来！”本中说：“父亲，你把这些陈纸约票一概把我，我到衙门派两个公差，不比安童要起来哨！”哪晓本中拿到这些陈纸约票，叫安童捧到后花园中。

举起南方丙丁火，用火焚烧化灰尘。

四值功曹忙奏本，奏与玉主早知闻。

玉主大帝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钟鼓齐鸣，到延寿簿上再添十载阳寿。

二字上面加一横，三十九岁注命根。

天宫神明添阳寿，凡人不知半毫分。

斋主家讲部《延寿卷》，也添阳寿十载春。

两班善人来和佛，大家名下注长生。
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晚夜行。

本中来到三十九，男花女花不曾生。

父母说：“孩儿，你已三十九岁尚未生到男女，古之常言说，

君皇有难思良将，人到中年想子孙。

本中呀，你寻个偏房，生到一子才好传宗接代。”本中说：“父母双亲，这件事要和刘氏商量才可定夺。”金连说：“哎呀，孩儿，你干大个官职，还要和她商议咧？你那是怕老婆！”

“父母双亲不是这样说法！”

父母说话真稀奇，叫我不要问贤妻。

娶到人家贤良女，敬重公婆二大人。

娶到人家不贤女，一家吵得不太平。”

本中来到绣房，说：“小姐，我家父母见我你未生到男女，心中焦急，他叫我再寻个偏房好生男育女、传宗接代，你看如何？”

刘氏听见这一声，相公听我说原因。
我命可能没男女，不可断你家后代根。
寻个小姐比我贤，她做大来我做偏。
她点火，我装烟，她格床铺我来牵。
烧粥煮饭我去做，只要她生育接香烟。
状元听见这一声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
本中说：“安童，你到东庄去请康卞二氏两个媒婆，叫她们前来有话相商。”安童把两位媒婆请到高厅，“见过状元大人，唤小人前来有何吩咐？”“呀，康卞二位，我想寻个偏房，果有哪里有对数格人？”康卞二氏说：“有啦！万花厅李仓官之女，年已二十有零，尚未许配，因为她父亲解粮进京，船仓不曾盖好，烂掉粮米二百余担，至今押在刑部牢中，家中就母女两个，苦守清贫，我们去说，她断然同意。”状元吩咐安童连忙备起酒菜款待二位媒婆。

康卞二氏急急奔，万花厅到面前呈。

康卞二氏来到万花厅，李氏一见连忙迎接。“哎呀，二位奶奶，今朝到我寒门有何贵干？”“哦，我们来恭喜你格。”“呀，喜从何来？”“喏！金状元要寻个偏房，我们想你家有位小姐，如果配把他，状元大人只要到万岁面前奏上一本，李老爷就可释放回家，这是打灯笼火也寻不到格好事。”李氏说：“格么，我们家门户小，不晓状元大人可瞧得起。”“这总有我们。有句话，作兴一说就成，一成就过门，你要多少彩礼？”李氏说：“二位媒婆，你晓得格，我家也没底高陪，礼金二百两，衣裳四套，旧规礼套就不用说了。”

媒婆听见这一声，讨了庚帖就动身。

蚂蚁骨头没四两，鹞子翻身骨头轻。

媒婆来到状元府上，“恭喜恭喜，”拿帖子对灶头上香炉底下一压。状元说：“二位媒婆，我过两天请瞽目合个婚，如果好用再请你们。”康卞二氏说：“状元大人，婚有底高合头？你状元是个文昌星，一正能祛百邪，就是有点推板，到你家也不关事，我们倒帮你拿彩礼总讲了格！”“要多少？”“不多不多。

礼金银子二百两，四套衣裳好装新。

旧规礼套随你办，一说就成娶过门。”

“格么，我来看个良时好日，几时周堂？”媒婆说：“拣日不如撞日，明朝是个双日，就明朝。”第二天康卞二氏一早就到，状元吩咐安童到库房取了二百两银子，叫梅香打开箱笼取了四套衣裳，交与康卞二氏。

虎头牌儿用四对，飞虎旗儿用四双。
清道旗来前领路，盾牌合溜往前行。
旗伞执字朝前走，笙箫管笛闹盈盈。
红黑帽子人八个，板子托起两条痕。
高灯八碗前头走，信灯十二后头跟。
十二碗彩花灯前头走，额外一班褶裤灯。
金锣敲了哐哐响，放炮就像响雷阵。
绿呢轿子用一顶，硬牌掌扇两边分。
现筛十二个前领路，缆把廿四个往前行。
路上行程来得快，男家排到女家门。

众位，人家说，轿子到门口，要哭拉几声；如果不哭，养到你家是哑子。亲娘说：“小姐，你今长到二十春，不曾离过我娘身。
今朝来家做女儿，明朝就是别家人。

小姐，

你到他家大园里面挽米淘，大草积上拔草烧。
脚踏大斧代代富，脚踏楼梯步步高。

小姐，

认得格人叫他声，认不得格人起起身。
不要等诸亲六眷瞧不起，怪你父母少教训。
小姐听吩咐，堂前敬公婆。
家中敬叔伯，香房敬丈夫。
为格小姐们，说话要斯文。
堂前有远客，厨房里莫高声。
公婆在说话，不可把嘴插。
万事想前后，抵不得来娘家。
黄昏须点烛，五更听鸡啼。
闲话少要说，多言惹是非。

小姐，

千言万语叮嘱你，你牢牢切记在心。
掸草衣来掸草裙，绣服上面画麒麟。
女家穿了别别祖，带到夫家拜宗亲。
小姐今年二十春，坐轿米是斗八升。
一条通草还娘席，重重猪头压轿跟。
寿星马子满身红，将它供在绣房中。
高厅上面来请老，小姐出来别祖宗。”

轿子打到门口，亲娘一想，父亲不来家，只好母亲前来！

就将小姐抱上轿，轿门封得紧腾腾。
乒乓三个炮仗响，打发小姐早动身。

亲娘拿上头格洗脸水，对轿跟上一泼！

嫁出女儿泼出水，从此就是别家人。
小姐坐在轿子里，细细声音泪纷纷。
高声好像鹦鹉叫，低声犹如凤凰琴。
一路之上不耽搁，状元府到面前呈。
轿子到门庭，旺把火竖场心。
桃木弓来李木箭，白钱三张退家亲。
轿子进门来，伴娘婆把门开。
新娘娘来接宝，轿子里搀出来。
轿子进门庭，状元喜盈盈。
高厅摆酒席，请酒待媒人。
笛子生了两头空，一张膜子贴当中。
三十六个字颠倒转，吹得五六工尺工。

再表状元坐富贵吃团圆，新娘子一粒团圆到嘴，到吃出两粒来了。两班善人一听不相信，原来李氏小姐来吃团圆格时候，想到自己到有安身之处，父亲还在天牢，母亲孤单，她想想心里难过，团圆咽不下去，牙齿一嚼，一粒到变作两粒，小姐当时二目抛珠。状元一看说：“小姐你为点底高？”

还是嫌我家财产小，可是嫌我官职轻。”
李氏小姐说：“状元大人，总不是的！大人，
我今倒有安身处，母亲孤单靠何人。
父亲押在天牢内，何年何月转家门？”
状元一听，随时来到刘氏房中说：“贤妻，你同李氏同宿，我到东书厅上去读书吧！”
刘李二人同一宿，状元在书厅读书文。
一夜光阴容易过，金鸡三唱又天明。

次日清早，状元吩咐安童备起素轿一顶，又取二百两金银，吩咐李氏吃过早膳点心乘轿回家。“小姐，这里一百两金子，好替你父亲赎罪；一百两银子，等你一家门过度光阴。”
小姐听见这一声，双膝跪到地埃尘。
多谢状元心肠好，永生永世不忘恩。

状元说：“小姐：

我今送你回家转，下次不要上我门。”
小姐乘坐一顶轿，安童抬了就动身。
一路行程不耽搁，万花厅到面前呈。

李氏奶奶来门口看见一顶轿子。哎呀，今朝又不是周堂，又不是双日，回门是两顶轿子，县主迎香，有旗伞执事。话言未了，小姐走轿子里到出来格。

李氏奶奶来看看，不觉心中吃一惊。
可是不听公婆话，还是恶言对夫君？
可是状元来恼怒，故此打发转家门？

小姐说：“亲娘，我到他家，想到父亲尚在刑部牢中，你在家无倚无靠，故此流泪，状元见此情景，打发他家刘氏与我同宿，今朝又送我二百两金银。一百两金子替我父亲赎罪，一百两银子把我一门度活。”

李氏奶奶听见这一声，阿弥陀佛念几声。

既然如此，母女二人带了一百两金子来到京都刑部牢中替李仓官赎罪。李仓官一见，二目抛珠。说：“贤妻，你到哪来这些钱格？”李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李仓官听见妻子说，嚎啕痛哭了不成。
不是状元发慈心，哪有性命转家门？
今朝一门来相会，就像活得两世人。
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有仇不报枉为人。

这遭，李仓官请木匠打了三张小凳，上面焚香，对状元家去三步一拜，两步一拜，一步一拜，一直拜到状元府，所以至到如今留下拜香。

也是古迹来留下，万古留传到如今。

再表四值功曹奏表，奏与玉主得知，玉主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钟鼓齐鸣，替他在延寿簿上再添二十年阳寿。

三字上面加两竖，五十九岁注命根。
值日功曹来奏本，凡人哪知半毫分。
斋主家讲部《延寿卷》，也添阳寿二十春。
两班善人来和佛，各人名下注长生。

再表玉皇大帝见本中无子，吩咐打弹张仙送生老母到金家送子。本中到四十一岁生到一子，取名叫金龙。四十六岁又生一子取名叫金虎，四十九岁又生一子，取名叫金秀。

骑跨九年生三子，总是天星下凡尘。

本中一想，为善者天必有眼，我就吃素修行，父母双亲和刘氏一门总吃素，修行办道。家中安童使女，一概释放。雇契纸，卖契纸，把安童使女带了回家，家中驴骡牛马，鸡鸭六畜，一概送与安童使女，每人钱是三千，白米五斗，衣服四套，年纪高大格养老银子额外五两。“安童，

今朝出得我家门，须要学好二三分。
赌钱场上少要到，是非场上少要撑。
进店莫吃痴呆酒，酒肉朋友少要同。
春季忙薅草，夏季要起早。
任养鸡莫养鸟，后代儿孙步步高。”

赵氏说：“丫环，你们每人再加白布五匹，回家过度光阴。梅香，

自从出得我家门，须要学好二三分。
春季里来忙摇棉，夏天六月忙种田。
冬寒腊月没得事，好做生意赚铜钱。
为个女妇人，在家要安蹲。
堂前孝父母，香房敬夫君。”

“安童梅香：

自从出得我家门，下次不要再上门。
路途之中来遇到，不要主仆两相称。”

安童梅香一概释放，独留一个春兰梅香，因为她年纪最小，年方九岁，要是回去，个人不会生活。再表本中父母一商议，把家中房屋改成庙宇。

前厅改作三宝殿，后厅改作念佛堂。
房屋改成庙宇样，装金塑佛受香烟。
修行之人佛向前，朝不睡来夜不眠。
天天诵到黄昏后，金鸡一叫就起身。

那天，刘氏见状元日夜诵经，恐其口渴，用玉杯倒了香茶叫春兰送与状元解渴，哪晓春兰端杯香茶来到佛堂，心不在焉脚下一滑。

一跤跌在尘埃地，玉杯打得碎纷纷。
春兰此时慌张了，浑身吓得颤颤惊。

不好了，

倘被主母来晓得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

状元一见，连忙走向前来，扶起春兰，说：“春兰，春兰不要怕，手可曾烫坏了？”“大人，情愿自己来烫死，我打碎玉杯罪不轻。
要是主母来知道，九死一生命难存。”

状元说：“不要紧格，你见主母就说打碎了格，就说茶送到佛堂，状元接过茶杯，只见他有点昏昏沉沉，手一松，玉杯倒打碎了。”春兰一到上房，刘氏说：“春兰，可曾把茶送把状元大人？”“哎呀，主母，不要提，

我端香茶进了门，状元接在手中存。
不觉当时头发昏，玉杯跌在地埃尘。
玉杯打碎不怪我，只怪状元老人。”

刘氏一听，倒蛮相信，连忙又用碧玉杯到杯香茶叫春兰再送去。春兰二次把茶送到佛堂，状元连忙接过香茶，问：“春兰，你怎样说过？”春兰说：“我照你个话一说，主母一点也不曾生气。”状元说：“春兰，你就在我身边跟我一起修行办道罢。”再表四值功曹奏本，奏与玉

主得知，玉主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钟鼓齐鸣，到延寿簿上再添二十年阳寿。

再添阳寿二十载，七十九岁在其身。

天官神明来添寿，凡人不知半毫分。

斋主讲部《延寿卷》，也添阳寿二十春。

两班善人来和佛，各人名下注长生。

再表街坊上有六个魍魉光棍，帽子三七戴，衣裳一把掩，头上辫把散丝线，眼睛上套副二铜钱，拖鞋搭脚充魍魉。

街坊一班小魍魉，说话做事不成腔。

正经事情他不做，捂头塞壁赌铜钱。

他们遇总块，说冬呀冬，还好弄；年呀年，只装推板几千钱，不得过年。一个人说：“老兄，我们不如到哪家去，作他一案，不就有钱了！”有个人说：“做贼也要请财神菩萨。”有人说：“只要敬土地，阳间有个贼保长，阴司有个贼土地。”“没得纸马蜡烛，荤盘火炮怎弄？”“好偷格！”伙计六个，来到街坊杂货店说：“老板，请纸马哩！”“请多少？”“我们六个人，要买到不少哩！可有好炮仗？”“有啊！大格小格，随你们拣。”哪晓眼睛一眨，偷他两条百旺鞭；眼睛一睁，偷了十个双声。说，“老板，今朝不曾带钱，明朝来请吧！”

伙计六个朝前走，肉店早到面前呈。

“老板，家里可有肉？”“有，要多少？”“我们五六个人，要买到几千钱。”跑到里头一望，啊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还有猪身嫌小，走旁边偷他两个脚爪。

伙计六个走得慌，一心要奔土地堂。

来到土地堂烧香点烛，荤盘一供，六个人齐齐对下一跪。“土地菩萨，保佑我们顺顺当当发财家来，我们买山能大格猪头，宝塔能大格蜡烛来谢你。”放炮仗，头一个，“屁——”“不好，炮仗打喷涕，出门不吉利！”第二个一放：“卟——”“不对，炮仗卟花，破账冲家！”有个人说：“我们要说吉利话，炮仗打喷涕，出门最吉利，炮仗卟花，六个人齐齐进家，银子要弄箩把！”也有人说：“出门可要看日子？”有个人说：“我会算格甲乙丙丁戊己庚，今朝庚申，日子好格！庚申庚申，出门不要问先生，我们看看纸钱灰对哪间飞格？”“对西北方向格。哦，不错，他家黑漆墙门紧同同，包你一案就成功。”六个人商议商议，“我们交谈说话不好明说，要说切口，锁子叫壁见苏，帽子叫顶宫，马褂号八角，长褂子叫道千子，鞋子叫菱角。”

伙计六人朝前走，状元门到面前呈。

状元家门口，围墙又高，不得进去，弟兄们说：我们来做节节高，你站我肩斗上，我站他肩斗上。爬到围墙上，弄绳子对下一荡，到进去格。状元来杠诵经，望见六个人鬼鬼祟祟进来。莫非是小人？就对台上一伏，假装困觉得。六个人到佛堂一看，东一望西一望，台上有三个亮堂堂。“嗯，妥了，”这大概是夜明珠，无价之宝，偷了就走。

伙计六个心着慌，一心一意上街坊。

六个人说：“卖底高哩？就叫亮堂堂吧。”“卖亮堂堂啊！卖亮堂堂啊！”东门卖到西，没哪个要。说卖元元吧！“卖元元啊！卖元元啊！”遇到格卖小布格说：“卖团圆。”“嗯！我要吃格，肚子里饿哩！”拿起来一望，“哦，不是团圆，不好吃！这名字不好，”叫卖宝珠。“哦，卖宝珠！卖宝珠！”遇到一个杀猪屠户说：“不要提，我昨天买人家一只饱猪，杀开来，肚里一肚子糠，铜钱蚀了一塌方，还买饱猪哩！拿他扣起来！”

伙计六个急急奔，吓得三魂少两魂。

伙计们六个说：我们分过来，三人一当，你上南门，我上北门！

伙计六个心着慌，满街去卖亮堂堂。

哪晓遇到衙门里六个公差，说你卖底高？拿起来一望，这东西走哪里偷来格？！一把抓

住，你们多少人？还有三个来北门。

伙计六个进衙门，吓得三魂少两魄。

来到公堂，头么磕到底，就赛鸡子吃白米。老爷说：“你们这东西走哪里偷到格？”“老爷，是状、状元府上格。”老爷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“连我格头还保不住哩。

我为官治理教不严，县里纷纷出魍魉。

小人偷到状元府，连我性命保不全。

每人杖打三十，押入监牢，听候发落。”

六人坐在监牢门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你怪我来我怪你，当初不该做小人。

再表知府写了红帖手本，打发差役报与状元大人得知，并请状元派人前来领失物。

两个公差急急奔，状元府到面前呈。

两个公差来到状元府，呈上红帖手本，叩见状元大人！状元拿起来一看：哎呀，此六个人，被押进监牢，生死就来我嘴里一句话，菩萨就是救苦救难，普度众生，我不如做件好事。说：“公差，家去回禀你家老爷，这六个人原是我家格表兄弟，因家境清寒，是我把他们去卖个，快快放他们出来！”公差回到老爷大堂拿起来一说，老爷一听，浑身松劲，“啊呀，好了不曾杀。”连忙备起羊羔美酒，摆在后院，叫公差到监牢拿这六个人，松下镣铐，请到后院。老爷说：“六位仁兄，小弟不认得你们，等你们受惊了，今奉状元之令，原物偿还，等你们家去，这里用过酒饭，每人纹银五两，请你们回去来状元面前说客气点。”

伙计六个出衙门，好像活得两世人。

高高兴兴回家转，犹如飞鸟出笼门。

伙计六个一商议，说我们这六条命总是状元大人救出来格，宝贝送把他，还要去谢谢他格恩典。

伙计六个朝前走，状元府到面前呈。

六个人齐齐朝状元面前一跪。

多谢大人发善心，救我六人命残生。

宝物仍然交与你，永生永世不忘恩。

状元说：“罢了，你六人知罪就改，还是好格，我堂每人发五两银子，回去不要做坏事，哪怕做点小生意糊糊口，决不可为非作歹呀！”“大人呀，一定遵命。”六个人跑到府门外头，撮土焚香，跪倒尘埃。“苍天菩萨！

保佑状元大人多福多寿多男子，日富日贵日康宁。”

再表四值功曹奏表，奏与玉主得知，玉主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钟鼓齐鸣到延寿簿上再添二十载阳寿。

再添阳寿二十载，九十九岁注命根。

天宫神明来添寿，凡人哪知半毫分。

斋主家讲部《延寿卷》，也添阳寿二十春。

两班善人来和佛，大家名下注长生。

再表状元来家修行，说：“春兰，我念一声只有一声，不如到外头多请几个人来帮我念佛，功德不是更大？”“怎样请法？”“不论男女老少，每人念一天佛，钱是五十，米是一升。”春兰梅香出去请，状元又写个告示对门口一贴。这遭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多少人总来。有人说：“我们蹲家，黄汗淌，黑汗流，老腌菜，不放油，粗糙饭，难下喉，到状元家去青菜豆腐饭，吃局还不丑，有钱还有粮，到夜就到手，这个事情哪块有？”哪晓一到四月光景，收割之时，人变忙起来够，来念佛格人变少了。状元说：“加他们点，每人大米是一升，钱是一百。”

不表状元办修行，观音老母早知闻。

观音老母用手一指，变个瓷锋碗爿对府门外头一陷，弹总不弹。状元一见，哎呀，这个碗爿，要是割得人家格脚，五忙六月对家一坐，相了活计不能做。“春兰去扳啦得。”春兰扳不动，状元自己去扳，扳不动就弄牙齿去啃，状元九十九岁了，又没得几个牙齿。

横一啃来竖一啃，满口啃得血淋淋。

四值功曹奏本，奏与玉主得知，玉主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钟鼓齐鸣，到延寿簿上再添阳寿十载。

再添阳寿十载整，一百十岁在其身。

斋主讲部《延寿卷》，也添阳寿十载春。

两班善人帮和佛，各人名下注长生。

再表状元大人，叫春兰把附近格图董请来，问有多少鳏寡孤独，无人抚养，送他柴米油盐，衣裳铜钱。倘有饿死格，送棺木一口、白米三斗、铜钱十千、花尖十刀，并且将周围十里路上格砖头瓦片，一概拾净。

路不平来挑土修，桥坏抽板换木头。

黑夜暗星路难行，周围十里点路灯。

状元大做好事，当地格城隍土地、家堂圣众、东厨司命齐齐奏本，玉主吩咐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，到延寿簿上再添阳寿十载。

又添阳寿十载整，一百二十岁在其身。

天宫神明来添寿，凡人不知半毫分。

斋主讲部《延寿卷》，也添阳寿十载春。

两班善人帮和佛，各人名下注长生。

本中添到一百二，八仙迎接上天门。

玉皇大帝重封赠，延寿星君职不轻。

封他父母人两个，圣父圣母受香烟。

刘氏小姐听封赠，封你贤德正夫人。

又封弟兄人三个，三人总是太子身。

寿星头儿刷溜溜尖，天天坐在斗旁边。

受了多少星斗火，数了多少解结钱。

万岁发下帑银到各州各府起造一座报恩寺，

塑起寿星圣相受香烟。

天宫又打发丹青手、眷录师、裱画匠下凡，画起圣相，刷起纸马来。

一张白纸四角方，五颜六色对上装。

巧手画起金容相，设供坛内做经堂。

王国良 抄录